續高僧傳卷第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音左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

附見二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齊鄴中釋曇遵傳二

齊鄴下總持寺釋慧順傳三

齊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齊并州僧統釋靈詢傳五

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存

齊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周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周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楊都莊嚴寺釋慧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十三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章天竺呪術諳無再悟徒侶方千指掌解顚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

[illegible]
洪乾解微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无
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鄴
无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脩供
養年二十九捿遲下邑聞講涅槃輒
試一聽閑悟神府理思兼通乃辭佛
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
為初學涅槃經頻盡其致又摠心林
慮靜其淨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
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備術後徹
光師而受道焉號味虛宗歲紀遷貿
既窮筌相學志无雜乃出遊開化利
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從旋
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覲注
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曆求而揩短大
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對信於言前
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
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
變疏引經製成為論故涅槃大品等
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然屬
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
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
有滕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
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鳫飛下從

浮面東顧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
法誦散徐出還顧塔西佘乃翔遊又
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然
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鷄飛来
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
道洽冥符何能致此嘗講花嚴輙有
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賁何所解當
夜有神加打死而復穌其見聞者皆
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或有僧昇
座將發義乃曰竪論法相深會聖言
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
丈餘貌甚雄峻来到座前問竪義者
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
搦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
搦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
音无説欲乃至疾重舁而就僧將終
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罪
而已時當正午遺識而卒於鄴東大
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
二日也初範昔儒入釋崇信日增寂
想空門不緣世務曰无流略之語身
絶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
食有无未曾言述安忍善惡喜怒不

形洗藏奉業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為未報之業衣礼千佛為一世常資
末歲年事既隆身力不濟循條六時
叩頭枕上自有奚悟之量卒能繼嵩
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
法出家而容色威美堂堂然也恐涉
淨戒深遠俗焉負學既明名當時寄
有魏擢為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
官復請光公以為師保光以舊事捨
而不度遵跪啓曰今受命歸依達崇
至道如不允副以從耶見壞及三寶
光審其情至卽度而授戒因從稟學
功踰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原並披
析義理挺超時匠手无異筆而變他
成巳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
化行洛下流演齊楚晉魏乃至燕趙
通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貽
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礼年餘七
十舉為國都尋轉為統後少覺有疾
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平於鄴
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竿繼其
後初遵賦志清高兀爲之性寒惟閑

續高僧傳[illegible]

戶標樹方遠形无妄涉口不作訣動靜白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字階傳緒光師終日遵在齋州初聞京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諭而終業矣

釋慧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歌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无遺義因諭而聽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禰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无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萬於門下莫修地論依无終食歲紀相尋諸教兩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衆影現於神外博見融治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元不恆隨有誦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承德奏為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

而為心印然順旋胄青華言成世軌
慧解騰譽事義深沈而志存順法不
衒一方衣略鮮華食无兼味受施尊
散情關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
進止在盃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
物諍故傳者具書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
鄉邢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
四千四百言一聞无忘乃通數部後
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聽半
文便堅大義聰明之譽无羨昔人致
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
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退無慮
誹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
滏伊洛遍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
夏坐聞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
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
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
弘化道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
論涅槃花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
尋文章疏本无手不舉筆而開塞任
情吐納清爽洞會筌旨有若證焉故
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

希寶斯言信矣晴人以其口辯方於（國語僧傳袁表 若張 左）
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
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
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觸而破康存
之日頻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寺滿堂
遇獨見之異香充庭大眾同美初懇
之處道俗護居心經律遍講福智雙
君骨族血親往來頻絕勢貴豪家全
无遂止而乞食自資少時恒習祖肩
洗浄老而弥固雖辭无那生死存焉
兼以心緣口授柱於文相者古今
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樂陽人也少年入道
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等甚幽府又於
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
後業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
餘載織言秘教備知通奏雖博知群
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還京撣
鄴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
書畫有工顏受爲什文筆之華時所
推與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
無撓初爲國都親末爲并州僧統齊
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 續高僧傳卷八 第八張
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
皷儛但礼佛讀經而眷氣爽拔衆人
奇遠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
薄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
即生猒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
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
都揣遑務道神氣高爽聦曉詞論所
在推之咸謂聖沙弥也後潛林慮上
胡山寺誦維摩法花鐃洟二旬兩部
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涧清玄
名聞伊洛年登學歲創講法花酬抗
疑難无不嘆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
非據吕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
諺曰黑沙弥若來高座逢灾也後值時
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无心飢凍故
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為服兼之以
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
受具焉性戒風成不勞師導勤勤諦
理无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
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
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无指聽
法息揣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

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其有聞
衆皆陳請乃論十地地持楞伽涅槃
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
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
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
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為魏大將
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
乇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
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為統師
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
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万而上綱領
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
四方諸寺咸稟成風崇護之基罕有
繼采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為戒師文
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
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綏邦
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
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為大皇太后經
營寶塔廣集師吉為報德寺斯即
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古
推焉上撿搭綺並得絹諸內外闡揚
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其且
而景行既高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

續高僧傳卷第八 [illegible]

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
大乘欲播此擇風被于海曲然莫測
法教始末緣由西祖東壤年世帝代
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
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
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
何帝年号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徃
告從尒至今歷幾年帝遂請具注并
開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荅略云
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
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
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
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
九年在世滅度已来至今齊代武平
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来魏晉相
傳至今流布上廣荅緣緒文極指訂
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来勅住相洲
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
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
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
弥勒堂衆所莊嚴偹殫華麗四事供
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僧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觀
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
礼慈氏如来而兼行精專幽明感通
爲隋運將動佛日潛輝深果宿心喜
遍心府羸瘦微萬設華坐之袈裟覆
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礼右
遶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
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
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飛量
過人若然衆表百千衆中孤起頭現
衣服率素納補為宗五條袛支由来
以布法衣靴盆以外更无餘財生不履
乘歩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
私已業偏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
杖自上来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
統制採列行使大道俗兩異上有功
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尚
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
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
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
統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
无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頒常宣說盡
教行之每至布薩是日致厚供設礼

請僧及年高學變悉順於衆歲暮之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十二張　亡　大英
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
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
始從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數林寔傳
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
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又撰
衆經録一卷包舉品類再並行於世
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齋天保
屛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
上乃擢為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
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礼六
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撝前後
給濟三宮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
師資學有承為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
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
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夷簡風
量陶然綱紐門徒維攝大法而為己
任每叅說戒跪聽至訖講悟昏情詞
无繁長智者聳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
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為國都綏撫
遺法得无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
皆伏其辯對至於洎洎風流大觀時

俗則慎過之遠矣未乘車送帝迴返
本寺兩棘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注
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
東蒲坂禁行精苦聡慧夙成遍覽群
籍尤通講論而禀性謙退喜愠不干
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
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
先師未敢專輙乞大衆於斯法義若
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彦行
隆端達睹其虛己皆服其德義衆益
從之後住蒲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
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
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
舍利太祖以妙弘讚著績遂送令供
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
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窻漸延
戶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
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
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嘆未
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横乃燒
香跪而發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
願韜秘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

續高僧傳卷廿六　第十四張　丕

旋巻入瓶内尒夜州治士女燒香讃
歎之聲聞于數十里寺有一僧睡居
房内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
相未幾便遇厲疾咸言宿業所致遂
有感見之耄自妙之云云光不復現
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
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
所造本為木塔年增朽壞勑遣修之
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貯瓶
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既然上
涌不信戲慢之儔傾亦不出時俗迴
邪者衆齊王男廣武王胡長邕曾染
佛宗勑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
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
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
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
解涅槃以為恒業叙略綱致久學者
深會其源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
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為英傑者
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
酒肉皆絕現生慈韮以土掩覆並非
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惡矣有學士
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揚都
栖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
末序遊難江陵承聖季年因得奉壤
往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為周冢宰
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
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大智度論
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
釋精理辟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
花繽紛而散乱故著斯文名為散花
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
理豐余頗恚諸作而今覼縷者正由
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慇懃達
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
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夙朗
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綵帛
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彖便撥除
餅果止取書疏衆共嘆異咸知必有
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
守楊眦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為
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眦咨異之
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為道士童子未
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

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言就
撿讀誦迷悟轉分恒卞佛法用袪昏
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
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
成實傳授忘倦不恡私記須便輒給
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末又聽韶法師
論徧窮旨趣武陵王問師大集摩訶
堂令講請觀音初末纔心本无文疏
始役情慧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
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
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
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
方療諸疾苦或兼以金帛者一无所
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
障未諧者盡形八戒豫雖道張并給
風播岷峨而志意顓然唯在通於正
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
未弘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歸
乃付著經律就山脩纘而衆復尋之
致有煩擾冉稔方就一无留難初至
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
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欻然大悟
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援此為言志力

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袖最
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變[illegible]僧
崖菩薩出世為造經本国亦傳持至
今不絕故寶坊一學曲被劍南後制
涅槃法花等疏皆省繁易解聽光遣
閬州境皂素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
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引殘
運耳故無弊接報弘誘為心護生安
衆以為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
將欲絕私心發揞願諸佛護念得分
付諸物作是念已欻然能語願命子
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跡分
處衣資倍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
言侍人逼以漿飲閉口非之疾甚為
嘆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
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撝寺也
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
於五月內无故自崩塵霧闇天舉衆
驚駭莫測其恠至于八月中山北村
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
花列前僧衆從後往閣寺中都无知
者當尒之時承赴光興寺講因以白

續高僧傳本第八

之象曰此我之徵相不祿祂也又然
於興寺界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
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
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
聽釋論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
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拾俗務專功
佛理學涉三載績類前達年二十三
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无暇乃損
食息然於藏言有疑通諸碩學並辭
因遂開拓稟守置立規猷顯諸徒
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頼因撥意
累日豁然有據其猶伍日面牆則其
无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
講事无廢唄讚玄理聲辯雄亮言會
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道緣
阻安苦无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
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授菩薩戒禁
居心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驃
騎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
欲奉僕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維諸道
政入隊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宣要
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

文晴人貴其通贍銘裁而簡表矣常
於暇日私恨自昔在俗流無戒不見遂
令世人无知汙我淨戒若不尒者應有
所得以開皇元年二月十八日忽告
侍人无常至矣便誦念弥勒佛聲氣
俱盡於時正中旁僧同覩顏色怡悅
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洺州盧氏宅自
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忠
用斂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
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
必奉礼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
其謹質深信為若此也又恒樂聽戒
生来兩闕維摩勝鬘曰緣一遍辛腥
臭物曽不臨膈下氣逼流身出戶外
以清淨僧房不為熏勃故也未終之
前有夢見衍朱衣螺髮頒垂於背
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尒便
終時共以為大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
祖大通年踔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
弘成實素未陳略即盡清辯衆同
嗟便闕令望而禀性虛廓不指世務
惟以法事餘念无叙鄉邑二親哀其

弱長數困行李寄以書信學得而來（靖嵩僧傳米某人業十撲未說）
之願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
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關乎人間是何
巻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号
義龍搢无迻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
弥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
門人亦介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
梁儲左坐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
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
不識何謂儲君一坐掩耳以爲壹亨
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旁若无人後
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
故乃喟然嘆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
故隣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
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
諸衆令其竪義榮曰余學廣矣輙竪
惡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擄
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竪八十種好
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无人也斷
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
繩持須更縢數列名出體令雖難數
蓋无咸濟晩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
末年卒於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
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
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
槃探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
出言清越厲然不群時在弱冠便就
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
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遊翫
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
外發長可尺餘容止邕肅慈誘汎博
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
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
日新機鑒俊拔遐邇屬目雖大觀異
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
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
前導統津準的自顧影而言曰與今
流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
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
寺即所謂朝山是也時山中有僧居
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年少
知道夙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議挏
高尚之揖謝降乃戲題四字謂方圓
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
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

槃室薩鷲異絶嘆曰由来所未見希
世挺生即斯人也尒後恒来尋造質
疑請義延幽居静志欲著涅槃大疏
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
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談
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與之清論覺後
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騣知
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訖倡
曰歸命如来藏不可思議法等纘撰
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
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
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
別卷若幽微深達願示明靈如無所
感措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
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
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絶上屬天
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来謁拜其
光相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
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
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
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
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
通鏡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

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illegible]聽法

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禮供事當
不預懷性好恬虛因于時政大祖以
百揆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
形勝之所為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
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者
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敘
无擬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許
出機捷舉朝悉乘勑竟內能言之士
又限道俗及搜採巖穴遁逸高世者
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大國風時蒲
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軌乃
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
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
總集賢能期日釋奠躬御礼筵朝宰
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倫次登座發
言将訖尋彼正難徵據重疊揆解莫
通帝及群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弟
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末至
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績
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徵召小僧足堪
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為不礼
三寶答曰自力無擬未假聖贊加助

續高僧傳[illegible]

帝大悅正遂攝精陳難延乃引義
開關而正頗挾機調用奇殺後延乘
勢挫拉事等摧枯因臣頂拜伏膺慨
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三國履歷訪
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即
讀金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
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
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為曇延菩薩焉
初正辞延曰強攝風雲山海詩四十
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
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
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弥通正大服焉
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織
諸胷臆延曰為宿設席宿一不坐離人
極速熱如火規矩之用皮出裏正曰
此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云
衆傾則便授為國統使夫周壤道達
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
從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
延出輔而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
巖處累徵不獲遠天元遘疾追悔昔
愆開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為菩薩
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歲

[illegible]

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
政即事剃落法服執錫来至王庭面
伸弘理未及勅慰便先陳曰敬問皇
帝四海為務无乃勞神帝曰弟子久
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
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
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
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
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
揔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
化之開業也尒後遂多凡前後別請
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
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
力矣移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
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勅改延衆
可為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
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為延興延平也
然其名為世重道為帝師而欽承若
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
瞿曇之號今國城奉延所諱亦是其
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為栖巖寺勅大
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
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illegible]

續高僧傳大宋入藏錄云[illegible]

未入將變而自然發焰延寺之以事
聞帝因改住寺可為光明也延日弘
化須備未可自專必顯重奏別立一
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
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
勅請三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无應
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日事由
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
京兆太守蘓威問延一二所由答曰
陛下万機之主群臣毗讚之官並通
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與不雨事由一
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興殿
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
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纔訖
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
雨遠近咸感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
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為心凡有資
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告偏多
一時粮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
可支兩食意欲散眾延曰當使都盡
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
眾由是安堵惑者謂延有先見之明
數停眾待供米殺帝又遣米五百石

于時年屬飢荐頻興僧侶无以帝既
稟為師父之重又勑密戚懿親咸受
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
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
已其為時君礼重又此類也勑又拜
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
涕令彼折伏從化或投迹山林不敢
容世者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
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
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
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
三寶始終莫貳但末代凡僧雖不如
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
勑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
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
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狩
餘骸依法焚揚无留殘骨以累看守
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
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
如滕王等例咸被縗徒跣而從喪至
于林所登又下勑於終南楚地設三
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无雲而
降細雨着闇晄如来之狀也大衆驚

號得未曾有也又隋文學呂揔撰美
其光崇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
以西方為正住語默之降注想不移
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
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
幡蓋列於柩前雨行而引從延興寺
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讚諒非徒
擬自延之菴道勢揔權衡而卑牧自
居克念成治解冠群術行動物情故
為七衆心師豈止東形加敬及聞薨
背无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
內史薛道衡自帚云延法師弱齡捨
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
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
涉而不可測同大明鏡矚照不疲辟
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
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礼不
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
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
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尒緇衣歸
為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
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是追
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

[illegible]

晉通沒匪直非經四部因亦皎咸二
大師等杖錫挈瓶承風訓導升堂入
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
矣奈何其為時賢所歎如此所著經
指義疏十五卷實性勝鬘仁王等並
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承風具見
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也後居上黨
之高都焉天縱疏朗儀止冲和局度
通簡崇覆高邈幼喪其父與叔同居
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
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
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
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
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
高世弟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
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
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為虐暴不安携
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
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
年十六師乃令隨闡梵湛律師往鄴
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深隱特蒙
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為道本年滿進

具又依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梨光
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時以為聲榮
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
流離請誨五夏席端詢簡精麁毫分
軌轍滅諍揵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
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
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令
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篤七年迴洞
至理爽拔微興負笈之徒相諠亘道
講悟継接不略三餘休道成器量非
可筭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
寺焉衆緣歡慶嘆所未聞各出金帛
為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
上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
赴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
集武帝自昇高座序廢立義命章云
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
風弥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令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
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
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嘆而
有圖塔崇嚴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
能恩惠愚民嚮信傾竭珎財廣興寺

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
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孝逆之
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
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
力決諫難從僉各默然下勅頒催答
詔而相看失色都无答者遠顧以佛
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
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
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
无像信如誠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
佛藉像表眞若使廢之无以興敬帝
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
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
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无答遠曰若
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
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尒時諸人
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
帝亦无答遠又曰若以形像无情事
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
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此難
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
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

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神非此
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
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約非將欲
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
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
儒教其義安在若令則三教同廢將
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
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
之難帝元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
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
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
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
又元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
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
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為孝父母恩重交
資色養方親向跡未成至孝遠曰若
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
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
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
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
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
大通未可獨廢帝又元答遠抗聲曰
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

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
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彥遠曰
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
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
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
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荅但云
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
姓名當斯時也齊國初弭周兵雷震
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
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嶷然辭色無撓
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
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
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
不悛革非汝咎也遠云正理須申豈
惟顧此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
聖不能違恨不奉侍日下以為大恨
法實不滅大德解之願不以憂惱遂
潛於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
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
而山栖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
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
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
告前德詔令安置遂尒長講少林

[illegible]

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
綵舊齒相趨翔於郛邑法門初開遠
近歸奔望氣成律奄同學市所以名
馳帝闕皇上聞焉下敕授洛州沙門
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任之
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一不可威畏不
可利徐正氣孤雄道風齊肅愛敬調
柔不容非濫至治犯斷約不避強禦
講導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
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
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憧眠失時或
後及法席並依衆或有罰無赦故徒
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為澤州
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
弘桑梓重集親蹤舍慶何以加之七
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
闕東傳尋下璽書殷勤重請辭又不
免便達西京於時敕召大德六人遠
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
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孚家
國上大悅敕住興善勞問豐華供事
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是務雖有
揚化終為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

[illegible]

之右東西衝要道驛不滅因置寺焉
名為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
奔流吐納自深言談由盡求是四方
求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
轉至高延寺為法道場但以堂宇未
成同居空露遂降庵舍恭分州部曰
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興善諸德英
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
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腰有九圍十
三幅裙可為常服合座震吼雷動蟄
驚光極群塗斯為盛矣開皇十二年
春下勅令知翻譯刊定辞義其年卒
於靜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為
之罷朝而呼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
與李德林同月而喪故動帝心自遠
控緣尋師本國傳授周歷兩代化滿
八方若疏屬詞詮綜終始承習開模
樹此歷達同軌時朝得稱方駕初見
病數日請堂上脊無故自折相顧風
歎之知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
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
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纘方悟氣盡
昔在清化於卷一攜隱講為務頗經

表略述錄古傳侍章入開後鵝在大寺插宿願誦
晝夜鳴呼求循其之附從達至寺
影入閣於之經即鳴叫隨羅入法房
因入後便廁馴聽但聞法集禪房不
同且久復講堅義皆入堂伏聽僧徒
號寄出戶翔鳴若值白黑有讎雜鬧
鐘至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遇常途
講解依法潛聽中聞汎及餘語便鳴
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無聽一時不
滿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介二
旬遂便輸世卽
開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俗年七
十僧臘五十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
堂梁柱及高座四腳一時同陷僉議以
感通幽顯勒碑讚道衡製文虞世基
書丁氏鐫之時号為三絕初達同聽
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
每於鄴京法集竪難罕敵由此名冠
遠近異論所推既而勤業曉夕用心
大苦遂成勞疾一百日內覺觀相續
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
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經歷名山
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

方境[illegible]經于半月便覺[illegible]
少得眠息方知調治之良驗也因一
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已
諸用問偕裯裯云此心性利根之境
界也若善調攝運為觀行速每若講
際至若定宗未嘗一不請美禪郡縣揾
累司信處求之可得也自恨伺於衆
務无暇調心以為失耳七夏在鄴創
講十地一舉崇問衆傾餘席自是長
在講肆伏聽子餘意存弘獎隨講
造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卷華嚴疏
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
室等並勒為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
舉大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
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
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
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
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
也備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唯恨學者受之不速
賢者聽之不盡一无所惜也是以自
法衰朝至于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
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二百餘紙別

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无痾亦
傳持教誨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
于今未絶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
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
而逵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
徧行揔滿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盂
之外片无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
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
一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
臥體有塵埃逵初則礼拜後以衣拂
周遍光淨覺罷謂是撰文疏頗有順
化之益故為此徵可又自說云初作
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
自手造素七佛八菩薩像平並端峙
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
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
索筆代逵成之覺後思曰此相有流
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數之信如夢矣
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等自倒燈
耀自滅便至歲曰所使淨人小兒二
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為功德又
勑二時誦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
況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又

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曰如此正
義須更不闇識者以爲達宿命也及
覺輕與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外宿
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臥問曰早晚
荅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
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齣
其足正身歛目不許扶侍未言並卒
驗方知化香若栴檀久而歇滅後乃
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唯頂上暖
焉有沙門智猛者桐人也伏佩法教
每蒙延及故跡爲行狀擬學者所承
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振名東夏云

續高僧傳卷第八　義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